一将难求

张正隆

24.“塔山虎”威名远扬

笔者第一次采访时,老将军正在家里整理回忆录,他指着自己绘制的塔山阻击战示意图说,12师在塔山村放了1个连,村后那个叫塔山的土包放两个连。塔山村地形低洼,小土包是最高点,冷眼一看,当然重要,实际却是假象。头一天看了,觉得好像有点什么问题,又说不大明白,第二天看明白了。

在塔山这扇绝不能被开启的门上,正卡在锦榆公路上的塔山村,就像个门闩,无险可守,却是守中之重。实际上,塔山激战6昼夜,4纵官兵就是凭借村前“天然屏障”的那条小河,每天打烂了再重新构筑的工事,以及村中的房舍,顶住进攻、插紧门闩的。而村后那个小土包,则带有迷惑性,因为防御战,通常都会想到抢占制高点。如果将重兵置于上面,而将塔山村放在其次,敌人绕过它也奔锦州了,可能上演一出现代版的《失街亭》了,他胡奇才就成那个马谡了,而“林罗刘”却是没有办法演《空城计》的。

李福泽同意他的意见,12师师长江燮元、政委潘寿才也说有道理,当即将防守塔山村的兵力增至1个营。

被“林罗刘”点将当天,胡奇才就去了12师。

在34团1营阵地,胡奇才跳上一个刚修好的工事。这是个由3层树干、4层草包垒起的半人多高的半地下的堡垒,他跳了几跳,有点颤悠。他说试它一炮。1发六〇炮弹落上去,工事塌了。

他说:六〇炮弹都顶不住,就别说敌人的飞机大炮了,也就难以顶住敌人的进攻。咱们4纵打过许多硬仗、恶仗,但是哪次也比不上这次。这次来的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,飞机大炮咱们见得多了,海上还会来军舰,是咱们从未见识过的地面空中海上的立体战争。更重要的是,这次大战打胜了,东北就解放了,国民党就没几天蹦跶的了。所以,敌人一定会跟咱们拼命,咱们一定要有打前所未有的大仗、恶仗的准备和决心。

师团营连干部都在,秋老虎的燥热中,一张张黝黑、严肃的脸上,汗水把泥灰冲得沟沟道道的。

多少次,他面对这样一张张冷峻的视死如归的脸。战后,一些熟悉、不熟悉的就消逝了,却永远矗立在他的心碑上。那是一组长长的生动鲜活的雕塑,而他每次都是准备好了加入其中的。

他说:同志们都知道我的脾气,我今天来到这里就不走了,是死是活咱们在一起,是死是活也要坚决守住阵地!

3纵、4纵的营以上干部,不少来自鲁中军区,晓得胡奇才组织“奋勇队”打小张庄的故事。有老人说:胡司令那脾气,无论多硬的敌人叫他碰上了,不死也得扒层皮。

林彪把有准备的死打,称之为“拼命仗”。塔山阻击战,就是一场举足轻重的典型的拼命仗,最需要的就是胡奇才的这种有我无敌的死打硬拼精神。

10日是试探性进攻,11日开始大打。54军、62军的4个师,在7架飞机、2艘军舰舰炮和数十门重炮掩护下,以整师整团的兵力,轮番向塔山及两翼的铁路桥头堡和白台山攻击。

11日下午,17兵团司令侯镜如到达葫芦岛,决定12日暂停一天,13日拂晓以4个师重新发起进攻。主攻方向依然是塔山村,这回上阵的是华北“剿总”直属的独95师。

这个独95师号称“赵子龙师”,据说自抗战以来未丢过1挺机枪。前任师长、华北“剿总”督战主任罗奇,特意赶来打气,给全师军官训话。12日还带连以上军官上44.3米高地观察地形,仿佛真的找到了长坂坡的感觉,把自己和独95师当成赵子龙了,信誓旦旦地表示“攻下塔山没有问题”。

天未亮,“赵子龙师”摸上来,偷袭不成就强攻,波浪式冲击。以团为单位分成三波,每个营一波,这个营受挫,那个营再上,这个团不行了,那个团接着上,比日本鬼子“武士道”还凶。

13日是塔山阻击战最激烈的一天,也是基本上打掉敌人锐气的一天。15日,又以独95师为主,展开5个师的兵力。结果,独95师海运来的齐装满员的3个团,回去时就剩3个营的人了。

“赵子龙师”丢盔卸甲残废了,4纵“塔山虎”威名远扬,令敌闻风丧胆。

杜拉拉大结局

李可

40.我自有我的策略

王伟一脸不屑:“杜拉拉,你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,赌咒发誓的,不嫌给爹妈丢面子?”王伟说的时候图一时痛快,话一说出来就有些后悔,不知道拉拉会怎样不依不饶地跟自己大闹一场。出乎他的预料,拉拉忽然不吭声了,她一脸平静地坐在那里。

王伟正使劲在脑子里搜寻软和话,拉拉开口了:“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,不尊敬长辈,是我不对,给你赔礼道歉。我不该说‘狼来了’,更不该说‘散伙’。这样的话说多了伤感情。下次我一着急你就提醒着我点。”

拉拉说得很理性,她的眼神很诚恳,对自己的批评也很到位,王伟却觉得有些不自在。拉拉说:“今晚分开睡吧,我怕失眠。”王伟说:“好的。”两人各自回房休息。

王伟躺上床,不由自主地想起拉拉那番充满理智和悔意的道歉——其实,类似的话拉拉以前也说过,可是没用,下次一有点儿什么风吹草动她就固态萌发,都快成习惯了。王伟眼睛盯着天花板闷闷不乐地想:没想到婚姻生活会是这样,到底哪儿出问题了呢?

自打万方放出狠话,扬言她纵然有千般不是,处罚起来也该官大的顶在前面,陈丰又趁机一个劲儿让万方把话说清楚,易志坚就着实担心了半个多月。他又是说服何查理,又是撺掇杜拉拉,目的只有一个,让公司多给万方点儿赔偿,花钱买平安,好早点儿打发万方开路了事。

任凭易志坚说破天去,何查理就是不肯松口。何查理倒不是不想帮易志坚解围,问题是,还有好几个要一并打发走的员工都盯着呢。

易志坚急得不行,又使劲劝拉拉手松点儿:“公家的钱,不要太认真。炒人是不得已的,谁叫我们做管理呢!我现在处理这样的事情,都是能为员工多争取一点儿就多争取一点儿,权当积德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谁知道哪天这样的事情就会轮到我们自己头上。”

见易志坚把自己当小姑娘哄,拉拉也大要太极:“哎呀,老易,谁不知道您老在SH是如日中天,您往我面前一坐,我就觉得周身暖洋洋,从外热到里。”

易志坚一本正经地说:“我说的是心里话,活到这把年纪,也见多了命运的无常。真的,拉拉!别看我现在还坐在这里和你讨论炒万方的赔偿费,没准下个月就轮到你来和我谈判我的赔偿费了。要真有那一天,拉拉你可别对我太狠心。”

拉拉叹气说:“我倒,老易,你不是在对我进行情感胁迫吧?照你说的这么容易,经办的HR松松手,赔偿费就能高上去,那我的老板就成了吃干饭的了,内控的人也该全炒了。”

拉拉话都说到这份上了,易志坚还是不肯放弃给她洗脑:“县官不如现管,这话流传了千年,还是有它的道理的。”拉拉有点儿烦了,她果断地打断易志坚,说:“老易,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欲速则不达,钱也不是万能的。放心吧,我自有我的策略。再给点儿耐心,最多再等一个月,时间一到,事情必然会有结果。”

易志坚白操心了。没过两天,万方的事情就峰回路转,比拉拉预想的还早了一个月。

万方来找拉拉的时候,可谓满面春风,一进门就对拉拉说:“我要是同意离开公司,公司应该按《劳动法》规定支付我一个月的补偿。”拉拉倒是不惊讶,因为这也是她经常设想的结局之一,当然是最乐观的一种,通常发生在万方顺利找到下家的时候。拉拉笑眯眯地说:“那当然,这是公司应该给你的。”

万方说:“好吧,那我现在就在那份不续约通知书上签字,说明我没有异议。”说罢,她掏出笔来刷刷刷地就签了字,她的动作很麻利,拉拉亦毫不逊色,两人只用了几分钟就把该办的手续都办好了。

万方又恢复了销售本色,很客气地向被她烦了一个月的HR经理致歉:“这一个月给您添麻烦了!”拉拉理解地笑笑:“应该的,问题解决了就好。”

万方说:“有一件事情还得麻烦您。我在SH的合同期还有一个月,可是这些天我身体不好,医生建议我休息一个月——您看这事儿……”

拉拉马上接口说:“你的病假得由陈丰来批,我一会儿告诉他这事儿——应该没什么问题,你现在处在特殊时期嘛。”